

一湖冬色向春生

■ 张帅

家住龙湖岸边，便多了漫步龙湖的机会。每逢周末，穿上一双运动鞋，戴上运动耳机，从濮上广场出发，伴着音乐的节奏，信步而行。

得益于数十年的持续投入，龙湖两岸的山水景色已蔚为大观。从高处俯瞰，龙湖卧于龙山南侧，穿游于城市楼宇与生态绿廊之间，将城市温柔环抱，为濮阳升腾出一番灵动气韵。特别是站在龙湖最西岸，凭栏东望，碧波千顷、桥梁栉比，高楼耸立、车辆川流，勾勒出一幅大气磅礴的冬日胜景。

下午日头正暖，舒服得让人褪去心中忧愁。落了叶的梧桐树上点缀着几只寒鸦，湖面或有野鸭逐流、或有芦苇摇曳，偶有水鸟掠过，惊起一阵涟漪，随即又归于宁

静。张开双臂，拥抱这冬日暖阳，寒风虽在耳畔低语，步伐却愈加轻快。这寒风中的行走，像极了人生路上的跋涉——逆风时，只需微微俯身，调整呼吸，将阻力化为前进的节奏。那些看似阻碍我们的力量，往往在坚持中磨砺了心志，淬炼了韧性。寒意终会消散，而迎风前行时那份笃定与清醒，将长久地留在生命里，成为穿越更多风雨的底气。

夜色渐暗，路灯亮起，氤氲的光线在水杉林中或隐或现，饶有情趣。走在近水步道，湖水涌动拍打两岸，远处水天连成一线，在西北品尝过青海湖的壮丽，在江南欣赏过西湖的秀美，此刻不禁感叹，豫北小城这一方精心雕琢的人造景观，竟也蕴藏着如此生

动气象。从前，总不喜冬天万物凋零的模样。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体会到，冬天是自然规律下万物调息的节奏。所谓“秋收冬藏”，正是在这看似沉寂的时节里，能量在泥土下、在枝干中、在湖心深处静静蓄积。四时均有令，四季皆为景。冬天，本就是一首为春天谱写的绵长序曲，那凛冽寒风，何尝不是温暖春流的前奏？

龙湖之水，如同城市脉搏里流淌的律动，为濮阳的发展镌刻下活力的印记。湖水在冬日里默默积蓄，只为等待春天勃发的能量。人生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厚积方能薄发。尤其是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的青年人，更需懂得“藏”的智慧——在无人问津的

时日里深耕，在看似平淡的日常中沉淀，将每一次尝试化为经验，将每一次挫折转为领悟，将点滴见识内化为生命的深度与广度。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绽放，而是如草木般，历经寒暑，向下扎根，才能在属于自己的时节，从容舒展枝叶，迎接阳光。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恰如豁达的苏东坡送别友人时的吟诵。是啊，你我皆行人，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也行走在生命的淬炼中。不必急于抵达，也不必畏惧寒冬。每一步坚实的脚步，每一次用心的体悟，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天积蓄温度与光彩。

一湖冬色，正悄然向春而生。而你我，亦在这冬的沉淀与守望中，走向生命更丰盈的春天。

二姑的脊梁

■ 杨学林

豫北平原的风，刮过庄稼地，也刮过二姑半生的苦乐。她没读过多少书，五年级的课本还没翻透，就攥起了针线，跟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裳。针脚细细密密，像她后来日子里的韧劲，悄无声息却牢不可破。

生产队的日子，是磨人的苦。二姑和姐妹们一起拉架车，车轱辘碾过土路，留下深深的辙印；锄地时，日头晒得脊背发烫，她的锄头却从不偷懒；麦收时节，镰刀挥舞得又快又稳，汗水滴进泥土里，转眼就没了踪影。那时的她，身板单薄，却有着不输男儿的气力，生产队里的人都说，这闺女是块能扛事的料。

到了出嫁的年纪，邻居牵线，二姑嫁给了邻村在县城当工人的男人。她揣着满心的温顺嫁过去，却遇上了强势的婆婆。善良柔弱的她，在婆家的日子像浸了苦水的布，怎么拧都拧不出甜。没过多久，离婚了，最让她挂心的，是那块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从那以后，她像丢了魂儿，夜里坐在纺车前，纺车嗡嗡转，她的泪也簌簌落，手边的牛皮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着婆家的人和事，谁对她好，谁给过她脸色，都一笔一画记着，那本子，成了她那段日子唯一的情绪出口。

父亲看她熬得人人都脱了形，急得四处托人。后来，她遇见了姑父。姑父是个单身汉子，老实敦厚，话不多，心却热乎。家人点头，她也松了口气，婚事就这么成了。日子不富裕，可姑父什么都依着她，从没红过脸。多年的阴云，终于散了，二姑脸上有了笑模样，那笑，是从心底透出来的，清清淡淡，却格外安稳。

三个孩子接连出生，日子更紧了，可也更有奔头。生产队时，夫妻俩拼死拼活挣工分；分了耕地后，就一头扎进田里，春耕秋收，风吹日晒。他们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全砸在了孩子的学业上。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大成了教师，老三考上了博士出国留学，老二也成了企业高管。旁人都羡慕二姑有福气，她只是笑着摆摆手，说“是孩子争气”。

可命运的风雨，总在不经意间落下。姑父突然得了偏瘫，一病就是四年。前三年，姑父还能勉强走动，夫妻俩一起去邻村摘金银花，指尖被花藤刮破也不在意，就想着多挣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二姑不让孩子们分心，只说“你们好好干自己的事，家里有我”。她守着姑父，端茶送水，擦身喂饭，日复一日，没一句怨言。直到姑父病重半年后离世，她才松了口气，想歇歇了。

没人知道，一年前她就查出了肺癌，癌细胞早已转移到大脑。孩子们瞒着她，把抗癌药的标签撕掉，只说是治别的病的药。而她，竟凭着一股说不清的劲，硬是撑到了姑父后事办完。姑父走后一个月，她的症状才显现出来，没多久，也跟着去了。

村里人都说，二姑是靠着一股子念想撑过来的。或许是对姑父的牵挂，或许是对家的责任，那股力量，藏在她单薄的身躯里，藏在她半生的隐忍与坚韧里，成了她这辈子最硬的脊梁。

新年书馆觅书香

■ 翟长付

上个月在区图书馆，参加了一场新书发布会。看到盘旋楼梯出口处，每一层都围着楼梯设了一圈单个的读书间，一个空间一张合一把椅子。我到五层的区作协当代文学馆，没坐电梯，一层一层走上去，那一个一个的读书间，竟然没有一个空位，原来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读书。

中午散会的时候，我同文学馆馆长聊了几句，她告诉我，图书馆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开馆。从那天起，我心里就琢磨着，啥时候放假就来图书馆里读书。

墙上的挂历只剩最后一张了，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忙碌了一整年，元旦假日，通常是老伴逛商场超市，我就窝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读书看报。外孙外孙女上学后，家里的书房，成了他们做作业的地方。我把阳台上的一组挂壁橱改装成书橱，一层一层地塞满了书。

其实，每个周末或是节假日，我都想好好地看看书。在阳台上看看书，一把旧藤椅，一壶茉莉花茶，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一本书里的故事，有平平淡淡的日常，也有波澜壮阔的人生。在书页间，读懂故岁的炊烟袅袅，读懂游子笔下异地的明月。字里行间，慢慢读，慢慢品，跟着作者的心境，把文字里的美好，一页一页地印刻在记忆里。

我喜欢读书，只是楼下就是小区儿童游乐场，在三楼的阳台上很难静下心来。老伴和女儿一到放假，就劝我出去走走。女儿说，外面的世界比书

■ ■ ■

新年心愿

■ 苏建春

在2026的门槛前
我有好多心愿
像春天里冒头的嫩草
一个接着一个

我愿清晨的阳光
暖暖地洒在脸上
像爱人轻柔的吻
唤醒我崭新的一天

我愿街角的那家书店
还飘着墨香
我能在旧书架间
寻到一本被时光遗忘
的诗章

我愿下班的路上
风是温柔的手

轻轻拂去
我一身的疲惫
我愿和老友相聚
在小院里摆上几样小菜
喝着小酒
把过往的故事慢慢讲

我愿父母的身体

像老槐树一样硬朗
我能常陪在他们身旁
听他们唠唠家常

我愿在2026的日子里
每一个平凡瞬间
都闪着光
都能让我嘴角上扬



本版邮箱：zgjwh1221@163.com

婁昌湖杂技 (摄影) 黄立

冬日里的战友情

■ 苏斌

冬日津城难得晴好，暖阳穿窗入户，洒在客厅的地毯上，漾开一片温润的光。正静赏窗外疏枝映日，门铃忽响，开门刹那，几张熟悉又添了风霜的面庞撞入眼帘——是老战友来相聚。风尘里裹着久别重逢的热络，瞬间驱散了冬日清寒。

迎他们进屋，竟无半分客套拘谨，全然是军旅岁月里的熟稔模样。王皖冀径直在地毯上盘膝坐下，扬声问“烟灰缸在哪？得抽支烟过过瘾”，话音落时，指尖已捻起烟卷；李洪春向来随性，进门便褪去外套，连袜子也干脆脱下，往躺椅上一躺，像在连队宿舍般自在；老班长于洪江依旧是当年的模样，脊背挺得笔直，稳稳坐于另一张躺椅上，话不多却句句透着沉稳，偶尔插一句玩笑，又添几分风趣。闲聊间，老班长说起连队后山上那座水塔，当年战友们顶着烈日搬砖运料，汗水浸透军装，一砖一瓦垒起的模样仍清晰如昨。我听着满心感慨，当年我一个初入军营的新兵蛋子，每日喝着水塔送来的清水，未曾亲历建塔的辛劳，如今听老班长细说，才更懂这份付出里藏着怎样的情谊。

话题顺着记忆，四十年前的军旅岁月渐渐在闲谈中展开。有人提起石宝元的军旅小说《乌拉加里森》，当年他因文蒙冤，无端遭罪，幸得冤沉昭雪，可那段岁月里的无奈与坚守，仍让人默然轻叹；又聊起李光星写的《这里，曾是一片幽谷》，写我们导弹兵的生活，先后在《诗刊》和《星星》刊发，诗里藏着军人的豪情与赤诚，字字皆是军营岁月的印记，可他嗜酒如命，终究没能抵过酒精，英年早逝。同是军旅诗人的赵中悦闻此噩耗，曾叹“这般豪爽，这般人生，亦不枉来世上一

■ ■ ■

遭”，话里藏着惋惜，也藏着对战友性情的懂与敬。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细数各自的军旅轨迹与半生沉浮：李洪春在部队一干数十年，直至大校军衔退休，身上仍带着军人的飒爽；闫林熠从部队医院政转业，到地方医院任党委书记，无论在军队和地方任职，始终带着军人的担当，遇事敢打敢冲；老班长于洪江退役后未享清闲，转而投身军工，把半生热忱都献给了国防事业；王皖冀笔耕不辍，写就长篇军事小说，字里行间皆是对军营的眷恋。还有那些散落在各地的战友，有的坚守岗位，有的归园田居，人生轨迹虽各不相同，可一聊起当年连队的事，眼神里都透着同一份炽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

从晨光熹微聊到日过中天，再到饭店吃饭，聊得更开心……简单几道菜，配着温好的酒，杯盏相碰间，尽是无须言说的默契。饭后王皖冀、闫福明因事先行告辞。李洪春、闫林熠、于洪江留下，依旧围坐闲谈。话题从军营扯到家常，从当年的趣事聊到如今的退休生活，越聊越投机，索性约了晚宿附近的如家酒店，明日再继续旧话。

我取出拙著《俯拾集》，书中收录了几篇写军旅生活、战友情深的文字，想着赠予战友们作纪念。他们接过书，竟执意要我签名，我连连推辞，只说拙作难登大雅，可架不住众人盛情，只好提笔落墨。给李洪春题签“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恰是这份平淡却真挚的情谊；给于洪江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笑言军中高士，亦是军旅心中的“美人战友”；给闫林熠签“不寻山水处，山水自心头”，恰如我们对军旅岁月的眷恋，

不必刻意追忆，早已刻在心头。他们捧着书细细翻看，看到熟悉的情节便轻声念叨，眼中满是动容。我看着这般模样，忽然觉得，那些文字虽拙，却藏着最真的意，也算不负这份战友情。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战友们便又寻来。老伴早已备好早餐，几日前烤的面包、蒸的全麦馒头透着麦香，砂锅慢熬的小米玉米南瓜粥咕嘟作响，清炒手撕包菜一端上桌，李洪春忽然问“有黄油吗？”老伴应声取来，他挖了一大块抹在面包上，吃得津津有味，没过多久又念叨“有芝麻酱吗？”我赶紧取来芝麻酱，加少许温水和盐拌匀递过去。他拿起全麦馒头蘸着吃，边吃边赞：“还是这口接地气，香！”看着他随性自在的模样，听着众人说笑打趣，恍惚间竟觉得重回连队食堂——那时我们围坐一桌，抢着吃馒头就咸菜，毫无顾忌地说笑，无拘无束，无挂无碍，那份纯粹的亲密无间，时隔数十年，依旧这般真切动人。

李洪春是个摄影迷，此次前来，特意带上了他珍藏的老款胶片相机——虽是旧物，胶片拍摄的画面质感，远非数码相机所能比拟。他说难得相聚，要每人拍张标准照，留作念想。镜头对准我们时，他认真调整角度、光圈，快门“咔嚓”声响，定格下我们鬓染风霜却笑意真切的样子。知晓我平日作画，他又特意选了光线正好的画室，为我拍了几幅挥毫泼墨的照片。镜头里的笔墨丹青，与这份战友情交织，成了冬日里最珍贵的影像。只是太过兴奋，竟忘了拍一张合影，众人虽有遗憾，却也释然——来自远方，总有相聚之时，下次定要补上这张合影。

分别之际，我取出备好的礼品，是几幅

■ ■ ■

拙画的山水成扇与山水画卷，想着赠予战友把玩。谁知他们翻看过后，竟说麻雀画更显灵动，盼着能得一幅麻雀图。我闻言笑了，转身从画柜里取出麻雀图轴分赠。缓缓展开——枝头麻雀或啄食、或栖落、或奋飞，憨态可掬。战友们个个欢喜，小心翼翼收起画轴，连声道谢。我却觉惭愧，不过是拙作一幅，怎抵得过这份深厚情谊。

临行前，有人提议给远方的战友打个微信视频，众人纷纷附和。拨通远在江苏扬州的老班长卢德俊的电话，屏幕亮起的瞬间，老班长激动得声音发颤；又连线四川什邡的副连长潘应泰，他笑着细数当年往事，眼中满是怀念；再打给江苏苏州的黄培华，几人隔着屏幕寒暄，相约来年春暖花开时再聚，不管相隔千里，定要赴这场战友之约。视频挂断时，众人眼中皆有不舍，却更添了对下次相聚的期盼。

送战友出门离开，暖阳依旧，微风轻拂，虽带着冬日的凉意，心头却暖得发烫。看着他们驾车渐渐远去，忽然想起当年在连队，我们也曾这样送别战友，只是那时年少，不知离别滋味，如今历经岁月沧桑，才懂这份战友情谊的可贵。世事变幻莫测，岁月流转不息，我们从青涩少年走到鬓染霜雪，从军营离散到各自奔波，可那份在军营里结下的情谊，却从未褪色，反而在时光沉淀中愈发醇厚。那些一起训练、一起吃苦、一起欢笑的日子，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牵挂与惦念，早已成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底色。

这个冬日，因战友相聚而格外温暖。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刻意的寒暄，不过是围坐闲谈，却满是岁月沉淀的真挚。生活如此，情谊如此，夫复何求。